

仙居98岁老人李成义热衷慈善事业70余年—— 做一辈子好事，其实也不难

本报记者 王晨辉 通讯员 应亚军

“做一辈子好事，其实也不难。”说起为什么70余年始终如一热衷慈善事业，年近百岁的仙居老人李成义笑着说，做慈善，可以成为一种生活习惯。

李成义出生于1926年，自1951年捐赠第一笔款项至今，已累计向县慈善总会、困难群众和公益事业捐赠100多万元，曾获得“台州市慈善突出贡献(人物)奖”“第三届浙江慈善(个人)奖”等荣誉。

特别是最近20年来，李成义与妻子张素琴平日省吃俭用，设立“义琴基金”。每年，他们都以“义琴”的名义，向县慈善总会捐款，20年来从未间断。

攒了3年的钱，他全捐了

“县慈善总会吗？今年的捐款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只是现在手脚还不太利索，能麻烦你们来我家取一下吗？”近日，仙居县慈善总会接到了李成义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老人既诚恳又急切。

“捐款一准备好，就想早点交到你们手中。年纪大了，就怕留下遗憾。”记者跟着仙居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王华英来到李成义家，老人连忙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。信封里，装的是他和妻子张素琴的1万元慈善捐款。

李成义的家，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房子，桌椅等家具也都有些年头了。房子里最显眼的，是一本本慈善捐赠证书和一张张奖牌。一谈起自己做好事的生涯，老人眼里有了光，声音也响了很多。他与此结缘已持续了73年。

“我的第一笔捐款，就是在那个年代。”此时，李成义家客厅的电视机里，正放着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上甘岭》。阵阵枪声，把他的思绪拉回了那个年代。

那时，李成义在政府部门上班，大家都在说抗美援朝，他也急着想为前线做点事。1951年春天，听说县里开展募捐支援前线，李成义毫不犹豫地就把工作3年攒下来的50万元(第一套人民币1万元等于第二套人民币1元)全部捐了出来。

“大家的捐款热情都很高，好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积蓄。能够为抗美援朝作

点贡献，我们都觉得很光荣！”说到这里，老人的脸上露出笑容。他清楚地记得，捐款那一刻，他听到了周边人们的掌声和赞扬，自己也戴上了大红花，感受到了做好事快乐。

“把钱捐给有需要的人，比花在自己身上有意义！”从此之后，李成义只要发现谁有困难、哪里有需要，都力所能及地资助。

1962年，李成义和张素琴在仙居县城最繁华的解放街地段，看中了两间半门面房，与房主谈好价格1100元，并约好交款的日子。第二天，李成义上街看到一个消息，仙居永安溪上要建一座防洪大坝。“这可是一件造福乡邻的大好事啊！”二话不说，李成义当场捐了身上带着的300元钱，支援防洪大坝建设。结果，当晚要付房款时，夫妻俩才发现钱不够了。

“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才50元。”李成义当时有些担心，以为张素琴会埋怨他。谁料张素琴了解事情原委后，不但毫无怨言，还安慰他，说买房可以再等等。

家人的赞许，是对李成义最大的支持。此后，他对公益事业越来越热心，捐款也越来越多。如果当时买下那两间半门面房，现在已经价值好几百万了，李成义却从没有当初的决定后悔过。

遇见他人急难，必伸援手

为建造下力洋大桥捐款300元、为下岸水库捐款2500元……

了解李成义的人都知道，这些捐款看似不多，但都是他和妻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。离休前，凡是李成义工作过的地方，都留下了他乐善好施的美名。

2004年底，仙居成立慈善总会。已经79岁的他，第一时间赶到刚成立的仙居县慈善总会，现场捐了2000元钱，这也是该慈善总会收到的第一批捐款。

“以前想要给困难群众捐款，常常不知道往哪儿捐，现在县里有了慈善总会，我也有了新的娘家，以后我每年都会来捐。”当时的仙居县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军方清楚地记得，这是李成义来到慈善总会后说的第一句话，“他还



李成义(右)和老伴张素琴。

本报记者 王晨辉 摄

特意提醒工作人员，这笔钱，希望用于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。”

为什么特意把钱捐给学生？在和老人的交流中，他说起了自己年少时的经历。

10多岁时，李成义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岩农校，但因家境贫寒，读书梦无法实现。他只好以帮邻居放牛、学做裁缝等为生。儿时没钱读书，对李成义来说是一生的心头之痛。

“我不希望这样的痛苦，出现在新中国的孩子身上。”李成义说，离开工作岗位后，他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儿童身上，希望为他们做更多事情。从2005年开始，他和张素琴从各自的名字中取了一字，凑成“义琴”二字，每年都以“义琴”的名义向慈善总会捐款，以帮助困难群众和困难学子。一开始是每年2000元，后来不断增加，最近10多年每年都是1万元。

平时，一旦发现身边有人遇到困难，李成义就会一如既往地伸出援手。“很幸运，我在最困难的时候，遇到了李老，解



李成义(右)向仙居慈善总会捐款。

仙居县慈善总会供图(资料照片)

了我燃眉之急。”说起老人，在仙居务工的小余一脸感激。

小余是安徽人，去年夏天，他的妻子突发疾病需要手术，到仙居县人民医院后发现费用还不够，小余愁得连连叹气。这一幕，被不远处李成义发现

了。李成义关心地走上前询问，得知原委后，他安慰小余：“小伙子别着急，我这里有些钱，你先拿去应急。”说着，李成义就带着小余到付款窗口，用自己的银行卡支付了1万元。

小余感叹：“我都不敢相信现在还有

记者跟着金华“路灯医生”登高18米——

修路灯，不是换个灯泡那么简单

本报记者 沈超



记者(右)跟随“路灯医生”在18米高处修路灯。 本报记者 金思成 通讯员 许雅琪 摄

寒潮来袭，天黑的时间更早了。夜幕低垂，一盏盏高悬的路灯，点亮城市的夜空，也照亮回家的路。

路灯是习以为常的物件，很多人也许未曾留意，灯坏了该怎么办？谁在养护它们？好奇的我，找到了“路灯医生”——金华路灯管理所的师傅，体验他们的日常工作。近日，他们带我乘坐登高车，一起去修18.5米高的路灯。

出工之前，先上安全课

“美峰街1313号一盏路灯出现故障，安排明早8点维修……”提前一晚，我接到了金华路灯管理所抢修班班长周志有派来的任务单。我有些兴奋，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赶往现场。

初冬的早晨，风刮到脸上已有刀割的感觉，裹着厚厚的外套依然能感觉到凉意。当我来到要维修的路灯前，兴奋刹那变成了心慌——这是一盏高18.5米的高杆路灯，比6层楼还高。

路灯有不同类型。按高度可以分为18米以上的高杆灯、13米至15米的中

杆灯、12米以下的普通路灯，以及4米以下的庭院灯等。其中，高杆灯因为照射面积更大，广泛应用在主干道、立交桥、港口、码头等处。

高处作业，说不紧张是假的。我穿上周志有带来的作业服，系好安全带，戴好头盔和绝缘手套，就要往登高车上爬，周志友连忙制止：“别急，先排好队。”

连同我，一共4名作业队员快速排成一队。

“恐高吗？有没有高血压？精神状态怎么样？”周志有连珠炮似地问我好几个问题。我回答：“一切正常，状态良好。”作业前询问大家的状态，这个环节每天必不可少。要是熬夜疲劳了，或者吃了感冒药，就通不过这一关。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安全。

前一晚，周志有问了我的身高、体重，帮我准备了作业服，并特意叮嘱：贴身衣物，记得穿全棉的。

我有点不解。“带电作业中，穿全棉衣服是为了防电击和电灼。”早上开工前，周志有解释，棉质衣物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，遇到电灼或火花时能迅速燃烧，避免电流通过衣物对人体造成伤害。同时，全棉材质的衣服在电流作用下不会附着在皮肤上，从而降低了皮肤烧伤的风险。

还没出工，我已经上了“安全第一课”。

心跳加速，高处不胜寒

摆好路障、确认周围环境安全后，我顺着台阶，爬上了登高车的作业平台。平台不大，像一个车斗，两平方米左右，刚好能容下两个人。我把安全带扣在平台的固定点上，紧握着扶手。

带我一同登高修灯的师傅叫令狐肇华。“昨天就把你的采访向安监部门报备了。”令狐肇华的一句话，让我对安全又多了一份敬畏。

在机械臂的推动下，作业平台缓缓上升，风越来越大，地面上的车和人人渐渐变小。我们很快到达与路灯齐平的位置。这样的高度让我有些紧张，我看了眼运动手表上的心率：105。

但一旁令狐肇华的专业操作，很快让我心定了下来。只见他熟练地打开4枚灯罩锁扣，轻轻掀开灯罩，麻利地检查起来。

“相比带电作业，我们更怕高空坠物。”令狐肇华对我说，这么高的地方，万一失手把灯泡掉下去，砸到人怎么办？所以，4名作业人员中有1名是观察员，随时观察空中作业和路面行人情况，避免坠物伤人。

正在修的这盏路灯，专业名称叫钠灯。因为发光效率高、寿命长，且透雾性好，在LED灯大规模应用前，钠灯一

直是城市照明的主力。

令狐肇华一边检查一边告诉我，钠灯常见的故障有两种，灯丝烧坏和镇流器烧坏。而要是遇到线路问题，处理起来会比较棘手。

令狐师傅边拧下灯泡，我凑近一看，果然灯丝断了，灯管内壁还残留着黑褐色的印记。几秒钟后，他又拆下一只外壳焦黄的白色元器件，扭头说道：“镇流器也烧坏了。”

“来搭把手。”令狐肇华把拆下来的镇流器递给我。刚接到手上，我的手不自觉地往下一沉。定睛一看，这个套着塑料外壳的镇流器，大小也就像个大号充电宝，但里头密密麻麻绕了很多金属线圈，分量很沉，足足有五六斤重。

我从脚下的工具箱里拿出一只镇流器，再抽出一根新灯管，递了上去。令狐师傅要按原路，把它们安装回去。

看似简单的操作，在高处并不容易。因为风大，我们站立的平台轻微地晃动，灯杆也在摇晃。另一方面，受限于机械臂的转动角度，登高平台不可能无限接近灯罩，只能靠师傅自己伸长手臂或是扭动身体来调整作业角度。

完成操作，令狐肇华呼喊地面上另一位作业人员：“可以送电！”随着电源接通，灯亮了。令狐肇华收拾好工具，操作平台缓缓下降。一看表，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。

想修路灯，得考好几本证，门槛不低。像周志有和令狐肇华，必备四证：高压电工证、低压电工证、流动式起重机操作证、高处作业证。有的作业人员还有其他特种作业证，比如电气试验作业证等。

原来修路灯，真不是上去换个灯泡这么简单。

聪明路灯，不只能照明

在金华市区，由金华路灯管理所负责的路灯一共有71004盏，覆盖了大街小巷、桥梁隧道、公园绿地。

“路灯不仅给市民照明，也是一座城市的形象。比如杭州亚运会期间，就要保障道路照明充足，所以我们经常有紧急任务，24小时待命是家常便饭。”周志有告诉我。

好在，我这一趟任务遇上了晴天。周

这么好的人。交完钱，我给李老留下了我的姓名和电话，说有了钱一定会马上还。李老却说，看病要紧，还钱不急。”

带动慈心善举，榜样有力

“李老的慈心善举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，为大家树立了榜样，也深深地感动了仙居县广大慈善工作者。”仙居县慈善总会副会长张虹霞对记者说。

2008年，仙居刚开始推介“慈善一日捐”时，李成义就和老伴带头在各自的单位各捐款5000元。作为最早的仙居县“慈善一日捐”参与者，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带动了社会各界踊跃捐款。

张虹霞记得，过去老人身体好的时候，每年都会来仙居县慈善总会捐款。老人还会详细地询问每一笔款项的去处，了解困难群体的特点，以及时调整资助的方向。他还会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参与慈善事业的体会。

“每次李老来我们这里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周边单位的员工都会围到他的身边，听他讲故事。在他的感召下，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慈善捐款的行列。”张虹霞说。

“人人有慈善，慈善为人人，人人都快乐。”这是李成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多年来，老人在各种场合广泛宣传慈善的性质、宗旨，宣传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意义，宣扬各阶层人士扶危济困、乐善好施的先进典型，宣传国家对慈善捐赠的优惠政策等，动员各界群众投身慈善事业。

“老人逢人就宣传慈善，是我们慈善总会的编外宣传员和义工。”仙居县慈善总会会长徐微微说，“李老总是教育我们，捐多捐少，不要强求，难得的就是有心。他就是以一颗慈爱之心，支持慈善事业，关心困难群众。”

“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很容易，做一辈子好事也不难。”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表示，爱心无止境，慈善事业无止境，在有生之年，他要将慈善事业一直做下去。



志有说，其实路灯故障多发的时段，往往是高温天、雨雪天，因为灯也怕高温、严寒。

修灯只是路灯主管部门工作的一部分。“此外还包括管理、养护，以及各类新技术的应用等。”金华路灯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江勇说，小小的路灯，背后也有大学问。

如何把7万多盏路灯建好、管好、养好？在金华智慧照明综合管理平台，我找到了答案。

监控员毛晨丽打开电子地图，几乎所有路灯的数据展现在我眼前。依靠这个平台，路灯变得更“聪明”了。毛晨丽说，传统的路灯管理模式相对被动，主管部门很难精确获知哪盏路灯坏了，通常要靠人力巡查和反馈。如今，哪盏灯坏了，屏幕上会出现红色感叹号提醒，而且，通过精准定位，系统还会告知最佳维修路线，走哪条路最近、最省力。

在路灯行业内，有一种说法叫“斑马线效应”，是指夜间道路上由于照明设计不合理，导致路面出现明显的明暗交替现象。这会导致司机的视觉舒适度下降，甚至产生烦躁感。“所以在设计、建造路灯的时候，我们会充分考虑自然条件、反光条件等，力求路灯亮度足够又让人感到舒适。”江勇说。

时间不知不觉来到傍晚，17时多，窗外的路灯已自动点亮。这源于金华路灯管理所楼顶的一套光感应系统。当天色渐暗，光照度降到60勒克斯(照度单位)以下时，光感应系统就会自动发送关灯指令。反之，当天色变亮时，系统则会自动关闭路灯。

随着科技进步，很多路灯不只承担照明的任务。例如，人们走在大桥上，也能搜到WiFi信号，这很有可能就有路灯的功劳。江勇介绍，部分新型路灯杆塔上集成了5G通信基站、公共WiFi、视频监控、广播、一键报警、交通信号灯、交通标志牌等功能。这些“聪明”的路灯，为城市增添了不少现代化、智能化色彩。

